

血色大唐

编剧: 齐鲁青 李海江

1. 睢阳城头 日

字幕: 唐天宝十四年(公元755年),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安史之乱”。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“奉密诏讨伐奸相杨国忠”为借口,率兵15万号称20万大军起兵反叛朝廷。叛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,唐军望风而逃。十二月初五,叛军攻陷陈留(今河南开封);又七日,攻陷东都洛阳。安禄山在洛阳建都,国号“大燕”。天宝十五年六月,叛军攻陷潼关。十三日,唐玄宗仓皇出逃,都城长安陷入敌手。十四日,马嵬坡兵变,唐军将士逼杀杨国忠父亲和贵妃杨玉环。太子李亨自行在灵州登基,为唐肃宗,改元至德。唐至德二年(公元757年)二月,为彻底夺取大唐江山,打开进攻江南之通道,叛将尹子奇率军13万东南而下,直扑汴水和大运河交汇之处的军事重镇——睢阳(今河南商丘)。

战鼓隆隆,杀声震天。

叛军在攻打睢阳城,箭矢如雨。叛军借助云梯,蚁群般往城墙上爬。

城墙上,张巡、南霁云隐于女墙后。铁锤将顺子的脑袋向下按按,使了个眼色。

叛军渐渐爬上。

女墙后,张巡猛然站起,挥剑高呼:

杀——

城上守军猛然站起,将滚木、石头、石灰水抛下,叛军像水饺一样纷纷掉落。

铁锤和顺子等人拿着粗长的戈型钩,奋力将云梯推开。

云梯上的叛军腾空摔下。

2. 睢阳城外 日

叛将尹子奇持剑喝令部下:再冲!冲!小小的睢阳,一鼓作气,拿下它。

杨朝宗、令狐潮等将:是。

叛军又向睢阳城发起攻击。

激烈的战斗持续着……

叠出片名:血色大唐。

3. 睢阳城头 黎明

蛙鸣,在夜色中胆怯地响了几下。

张巡与南霁云领着两个兵士巡查,走上睢阳城头。

影影绰绰,叛军的营帐就在一望之地,堆堆篝火遥遥可见。

刚走到西门,跟着张巡的兵士忽然停步。

张巡和南霁云也停了下来。

呼喊声先是几声,蓦然响成了一片,且愈来愈大,愈来愈近,没多大工夫,已近西门。借着微微天光,张巡看见两骑快马向这边奔来,却听不见马蹄声。

4. 睢阳城西门外 黎明

两匹马在叛军丛中左奔右突,马蹄翻飞,却声音极小,马已被勒口裹蹄。

叛军追兵却是步行,一边跑一边喊。

“站住!”“抓住他!”

一匹马上的骑者是一个20多岁的

青年,手持宝剑砍杀近前的叛军士兵;另一匹马上的骑者持弹弓“嗖嗖嗖”连放,追兵应声而倒,夹杂着“哎哟”“啊”的惊叫。

片刻工夫,这两骑已至子虚桥彼端。放眼观望,桥很明显被拆断不久,中间拆空,两端桥头尚存。

马上的人大喊:快放吊桥!放吊桥!我们要见张巡将军!

5. 睢阳城头 黎明

张巡暗自一怔:水月?

南霁云急令:快,放下吊桥。

吊桥“吱吱嘎嘎”地放了下来。

6. 城门下 黎明

沉重的城门“呼隆隆”被打开。

二骑疾驰而入。

7. 城墙下小广场 黎明

张巡、南霁云等走下城楼。

晨光熹微中,农装打扮的一老一少在兵士们的簇拥下走来。

前面那年轻人看见张巡欣喜不已,急步迎上。张巡正要说话,年轻人将头上的璞冠抹下来,一头青丝如一泓飞瀑倏然垂下。

周遭一片惊呼。

顺子瞪着大眼珠子:妈呀!

铁锤一把揪住了顺子的耳朵。

张巡:水月,真的是你!

水月:将军,我们的婚期就要到了,我来了!

张巡竟一时语塞:这……

南霁云猛然醒悟,禁不住欢呼:好啊!

周围兵士们也大声欢呼,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

8. 街道 晨

晨光慢慢揭开了睢阳城的面纱,街道两旁灰色的屋舍鳞次栉比,像起伏的龙脊。间或几棵大槐树巨伞样撑在路边。

已有零星的袅袅炊烟飘起,融入那一片片还没有散去的飘带似的晨雾。

9. 太守府客厅 日

张巡:这位是睢阳太守许远许大人。

林水月:见过许大人。

张巡:这是太守夫人。

林水月:见过许夫人。

许夫人快人快语爽朗朗道:好俊的姑娘!

张巡:这位是林姑娘……

林水月:林水月。一年之前与张将军订有婚约,婚期将至,水月冒死进城,践履婚约。

许夫人:好一个奇女子!

许远:睢阳城小兵寡,仅区区6800兵士,城外叛军营盘相连,有13万之众,赖张巡老弟熟晓战法,足智多谋,才苦撑至今日。不过,不过……

林水月平静地:许大人,水月知道。水月为寻夫君,在城外盘桓半月有余,自然知道贼兵势大。敢冒死闯进睢阳城,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

许远闻言一怔。

许夫人:林姑娘远道而来,这么辛苦,先让他们吃点饭再说吧。

许远:好,好好。

10. 回廊 日

许夫人与林水月、郭大头走在回廊上。

许夫人问林水月:这位壮士是……

林水月:噢,这是我家的老家人,大头叔叔。

许夫人回身问:贵姓啊?

郭大头:郭。

许夫人等了片刻,未见郭大头下文,道:壮士吝言语,如吝珠玑啊。

郭大头依然沉默不语。

11. 太守府客厅 日

许远:那现在将军如何打算?

张巡:现在?自然不可。

许远:不可?却是为何?

张巡正要说话,林水月忽地推开后门进来。

林水月:你……你说什么?

她身后跟着许夫人、郭大头,目光都直投向张巡。

张巡见林水月脸色都变了,忙向水月解释:此事现在确是不妥。你想,如今大兵压境,连日血战,我作为守城主将,理应与士卒同甘共苦,浴血奋战。这时,这时竟让我去张灯结彩华堂纳妾?

林水月又怒又屈:你……你!

林水月再说不出口,眼泪如断线的珠子,簌簌流下。

许远急忙劝道:水月姑娘莫急,此乃终身大事,容慢慢商议,慢慢商议。

林水月缓缓神,慢慢镇定下来,走到张巡面前:将军,我林水月从叛军阵中九死一生闯过来,我万万没有想到,你要悔婚!

张巡道:水月。

林水月:不行。四月初六是我们的婚期,我就是要嫁。

忽然,董玉成一个跨步走进门来:水月,真的是你呀。

林水月急忙拭去泪水:表哥。

许远喜道:玉成,你们是表亲啊。好!林姑娘,你长途劳顿,先去休息,此事容我与张将军再行商议。

许夫人忙哄劝水月走出去。

董玉成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,看看许远,又看看张巡,疾步随许夫人和林水月走出。

张巡摇摇头,叹一声气:许太守,这是什么时候,此事万不可行。

许远长叹一声:老弟啊,水月姑娘为了赴婚约,差点把命搭上啊。

张巡:将士们天天浴血奋战,作为主将,我岂能洞房花烛。

许远道:那,你要是这样,就是辜负了人家一片苦心!我看这姑娘性情执著,认准了的事,很难劝得动!

张巡也皱起了眉头。

这时,南霁云走来,欲言又止。
张巡:霁云,什么事?
南霁云:将军,连续苦战一月有余,全城箭矢已经所剩无几了。
许远:十几家铁匠铺不是在连夜打造吗?
南霁云:杯水车薪。
张巡眉头紧皱。
许远担忧地望着张巡。
12. 城墙内 日
一个硕大的石礮躺在城墙下。
雷万春将腰带勒紧,对着手掌心唾了口吐沫,弯下腰用两只手抠住石礮的两端,一较劲,石礮被搬了起来。
众兵士一阵欢呼。
雷万春搬着石礮上城墙,艰难前行,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。
身后,铁锤咧着个大嘴不住地笑。
雷万春拾级而上,在拐角的踏步台处停下,这里正好是上城墙的一半。
雷万春慢慢放下石礮,大气不喘,对着铁锤咧嘴一笑:铁锤,小子,该你了。
顺子冲铁锤示意加油。
铁锤走上前,唾手弯腰将石礮搬起,略显得比雷万春轻松。
众欢呼。
顺子亦欣喜若狂。
铁锤将石礮搬上城墙。
雷万春高兴地:好小子,够力气。
伙夫大老黑挑着担子走来:开饭了,开饭了,葱花油饼,红薯糊涂。喷香喷香啊!
顺子抓起油饼就是一口:好吃,一层一层的。
13. 林水月房 夜
一轮明月挂在天上。
夜已深,四周一片漆黑。这是一个幽静的小院,三间正房里还透着灯光。
林水月窗前独坐,望着月亮发呆。
院门被人轻轻地敲响了两下。
门旁的耳房里,郭大头倏然跃出,一步跳至门旁,低声问:谁?
14. 门外 夜
董玉成:郭大叔,是我,玉成。
门里传来郭大头的声音:夜深了,明天再来。
董玉成:我有要事对表妹说。
门内寂然无声。
董玉成:郭大叔,开开门吧。
他等了片刻,依然没有动静。他有些不耐烦,想了想,绕开两步,躬身跳起,一个旱地拔葱跃上墙头。他还未站稳,郭大头也已经跃上墙头。
郭大头一掌向董玉成劈去,低喝一声:下去!
董玉成伸出双臂架格,谁知竟然没有架住,后退两步,一个鹁子翻身,翻出墙外,稳稳站在地上。
郭大头早已飘飘落下,站在董玉成面前,点头赞道:嗯,年轻人,功夫还行。
董玉成:偷袭算什么本领。看招!
两人又打在一起,只不过郭大头明显让着对手,只招架并不反攻。
小院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,林水月站在门台上:别打了!
15. 小院内 夜
林水月、董玉成走着,两人各怀心事。
董玉成有些动情:水月,咱们两个从小在一起,青梅竹马,两家老人也早

就说过,要我们两个成亲的。
林水月白了一眼董玉成:表哥,水月已经心有所属,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
董玉成语塞:这……不行,你是我的,我谁也不让!
林水月闻言,严肃地看着董玉成。
16. 城墙上 夜
张巡对南霁云:准备好了吗?
南霁云点头。
微弱的光照下,可以看见兵士们站在城墙垛口,做好了准备。
17. 城外野地 夜
河岸不远处,叛将令狐潮看着城上的动静,对身后的小校:兵法上讲,月黑风高,易于偷袭。我右眼跳了一天,没什么好事!都给我把眼睛瞪大点。
18. 城墙外面 夜
一个个黑影拉着绳子从城墙上坠下,渐渐地越来越多。
令狐潮看着,高兴地说:张巡啊张巡,愚者千虑,也有一得,我令狐潮也有算对的时候。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弓弩手,听我口令,等他们的人多下点,再多下点。
城头上的人越坠越多。
令狐潮:放箭!
燕军士兵成排的箭簇蜂群一样射出,对面不时传来一声声惨叫。
19. 小院内 夜
远处隐隐约约的惨叫声传入耳鼓,林水月一阵揪心。
董玉成愤愤然:张巡竟然带人出城抢箭,如此下策,哼,死了才好。
林水月闻言,急忙跑出。
董玉成:水月,水月。
20. 城墙上 夜
更多的唐军士兵从城墙上坠下。
对面,燕军弓弩手射来的箭矢如雨。
唐军士兵在假装中箭时的惨叫不绝于耳,还不时扮着鬼脸。
21. 城外 夜
令狐潮:妈的,真过瘾。放,放。看是他的兵多,还是老子的箭多。
22. 城墙上 黎明
铁锤、顺子等兵士把草人拉上来,草人身上被燕军射得像刺猬一样。
水月也在城头上帮着。
唐军士兵兴高采烈地把箭拔下来,一束束捆起来。
许远一路查看,喜形于色。
张巡走来,水月急忙迎上去,钦佩之情溢于言表。
23. 敌营 日
尹子奇气急败坏地骂道:猪,蠢猪。
令狐潮垂立一旁,诚惶诚恐:是。
尹子奇:张巡,等我攻进城去,我要活扒了你的皮。
24. 北门城头 夜
南霁云又在指挥兵士,往城外坠人。
张巡仔细地望着城外敌营的动静。
25. 城外 夜
一叛军向令狐潮报告:令狐将军,城上又坠下很多黑衣人。
令狐潮惊讶地:什么?一计不可再用,张巡,你是想箭想疯了。欺我令狐潮不懂兵法啊,不理他。
说完,令狐潮扬起脖子将一碗酒一饮而尽。
突然,杀声震天。

一叛军落荒跑来:报,报。这次是真人,真人。
令狐潮愣在那里。
26. 城外 夜
张巡、南霁云、雷万春、铁锤等人奋力杀敌,砍瓜切菜一般。
叛军从睡梦中醒来仓促应战。
尹子奇等燕军将领在中军大帐外吆喝着,指挥着部下迎战。
张巡:霁云,前边敌将中应该就有尹子奇。
南霁云点头。
张巡:擒贼先擒王。你的雕弓怎么样,能射得到吗?
南霁云说:足有200步。
张巡:怎么样?
南霁云:能。可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尹子奇。
张巡略一思忖,伸手从身边拔出一根蒿秆:大家都跟我学。他说着拔剑将蒿秆削成箭的模样,搭在弓上朝贼兵射去。
众人虽不解,也纷纷仿照张巡,将蒿秆削成箭,射向贼兵。
27. 敌营 夜
一叛军小头目中箭,“啊”的一声倒地,呆了片刻,忽然睁开眼睛,惊奇道:咦,我没死啊?
他左顾右盼,发现了蒿秆箭,想了一下,急忙拾起来,翻身爬起,向后面跑去。
28. 敌营帐外 夜
叛军小头目跑到令狐潮面前,指手画脚说着什么,而后呈上蒿秆箭。
令狐潮接过,呈给尹子奇。
29. 野外 夜
张巡:霁云,这个人可能就是尹子奇,射他。
引弓待发的南霁云“忽”地站起,弓如满月,只听“嗖”的一声,箭如流星般飞出。
30. 敌营帐外 夜
南霁云射出的箭带着呼啸飞来,正中尹子奇左眼。
尹子奇惨叫一声,捂住左眼,血流如注。
31. 敌营 夜
叛军手忙脚乱。众将簇拥着拉着尹子奇的大车,开始后撤。
叛军大队也纷纷后撤。
画外音:叛将尹子奇被射瞎左目,不得不退兵养伤,睢阳之围暂时得到缓解。
32. 秀姑家 日
一个农家院落里,炊烟缭绕。
顺子正在扫院子,秀姑从厨房里出来,掸掸身上的灰土。
这时,铁锤脖子上骑着玲子,两只手掂两大桶水从院外走来。
小狗花花摇着尾巴跟在他们身后。
秀姑看见,训斥玲子:玲子,快下来,这么调皮。
玲子:就不。
顺子笑道:秀姑嫂,不用心疼他,铁锤有劲着呢,石礮都能抱到城墙上。
铁锤憨憨一笑,将两桶水倒进水缸里。
秀姑:来吧,饭做好了,给你们做了红烧肉。
顺子:多会儿就闻见香味了,我的馋虫早就勾出来了。

秀姑将饭菜端出,放在桌子上。
铁锤夹起一块肉送到玲子嘴边,说:热,吹吹。

玲子用嘴吹吹,然后一口吞下,边吃边说:香。

顺子:铁锤,还别说,你还真像个当爹的样。

玲子:不是叔叔嘛,怎么成爹爹了?

铁锤一把揪住顺子的耳朵。

秀姑瞪了玲子一眼:吃饭。

玲子悄悄将一块肉喂给藏在脚下的花花。

33.太守府议事厅 日

许远、田秀荣、董玉成、姚闾等将领分坐两旁。

许远:今日把你们请来,确有一件要事和你们商量。你们几个追随我多年,都是朝廷命官。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,我许远做事一向直来直去,我准备把太守之职让于张巡。

一句话,满座皆惊。

田秀荣不敢相信地:让官?

许远:对,让官。自从张将军率兵增援睢阳以来,于敌对阵两个多月,用兵不依古法,奇计层出不穷,大家都是亲眼所见。

田秀荣:用兵归用兵,奇计归奇计,为什么非要让印哪?

许远:这不是让印,是让贤。

董玉成:您是五品太守,他才是个七品县令。

许远:大敌当前,还讲什么品级?

姚闾:五品睢阳太守,是皇上钦封,私自让印,朝廷一旦追究,就会大祸临头啊。

许远:天大的祸事,我一人承担。

田秀荣:就没有别的办法?

董玉成:我们跟着您鞍前马后为了啥?不就图个一官半职好光宗耀祖吗?五品大印让给一个外人,我不干。

许远:你住口。

此时,张巡、南霁云、雷万春走了进来。

张巡:许大人,急招我来,是不是有什么大事?

许远:张将军,今天许远把将军请来,当着众位将军的面,有件天大的事情要托付将军。

张巡见许远非常严肃,亦郑重点头:大人有事,尽管吩咐。

许远转身从案几上捧起大印:我要将这五品大印托付将军。

张巡一惊:什么?

许远:请将军接印。

张巡:许大人,张巡带领一千多部下,进入睢阳,投奔大人共抗贼兵,难道做错了什么?

许远:非也非也。

张巡:这……

许远:昨日军探来报,尹子奇养好眼伤,正在极力打造攻城器具,就要再攻睢阳。我为太守,你需事事禀报于我,多有掣肘。军情大事,向来十万火急,这样来来回回,就会贻误战机。

张巡:我不做太守,照样可以指挥用兵啊。

许远:像田城使、姚将军都是正六品官员,睢阳城文武官员七品以上者二十七人,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令难行啊。

张巡:不可不可。许大人有什么吩咐

附,张巡当全力以赴,接太守之印,张巡实难从命。

许远:糊涂啊,你接的仅仅是太守之印吗,你接的是责任!接的是千钧重担!这大印它系着全城父老,系着睢阳安危啊!

张巡:这……

许远:将军,为了睢阳,请你接印。

张巡:大人,张巡万难从命。

许远:将军,许远求你了!

张巡:这……

许远:将军,大唐睢阳郡太守许远,给你跪下了。

言未毕,双膝跪倒。

张巡扑通跪地,泪流满面:大人!

34.董玉成住处 夜

董玉成将一碗酒一饮而尽,而后将酒碗摔得粉碎。

这时,有人敲门。

董玉成:谁?

令狐潮:将军请开门。

董玉成听声音非常不熟悉,警觉地走到门口,低声问道:谁?

令狐潮:请将军开门讲话。

董玉成开门,令狐潮闪进屋。

董玉成:你到底是何人?

令狐潮:下官令狐潮。

董玉成一惊,拔出佩剑。

令狐潮:大丈夫在世,一是升官发财,二是美女娇娃,这两样将军全都没了。下官为你排忧解难,你还这么不礼貌。一句话说到了董玉成的痛处。

董玉成:我绝不背叛大唐,像你一样叛国求荣,遗臭千古。

令狐潮:败,我遗臭万年;胜,我就是开国元勋。

董玉成欲说什么,令狐潮阻止道:将军,我并不乞求将军步我后尘,只是想和将军做笔买卖。

董玉成不语。

令狐潮:将军也许知道,我13万大军再次围困睢阳城,且专心打造了攻城用的云楼,城破是早晚的事。到时候我只要睢阳,要张巡的命。我一诺千金,城破之后你带着你的表妹,远走高飞。如若不然,城破之时你和你的心上人就会玉石俱焚。如果死不了被燕军掳去,燕军个个如狼似虎,令妹又貌若天仙……会更惨!

董玉成暗吸了一口冷气。

令狐潮:现在,你做你的将军,我攻我的城,不到万不得已,我不会烦劳将军。

35.城墙上 日

雷万春坐在石礅上,在给大家讲解着什么。

铁锤:雷将军,你说,我们死守这座睢阳城,有必要吗?

雷万春:怎么没有必要?有,有!

铁锤:那你给我们讲讲,为啥?

雷万春:为啥?就为他们是叛贼,我们是唐军。他们来了,我们就得打!哎,对了,张将军讲过,咱睢阳城看似一座孤城,实则关联大唐天下的安危。

顺子:咱这小小睢阳城如此重要啊?为啥?

雷万春:你小子,这么多为啥,张将军讲的,我也记不清了。

张巡拾级而上,接话道:我来给大家说说。

大家见是张巡,急忙站起。

张巡坐在雷万春让给他的石礅上

道:安贼叛逆,要夺大唐必夺江南,夺江南必夺睢阳。咱大唐呢,保大唐就不能丢江南,有了江南的粮草、兵员,才能积聚力量,平叛灭贼。

铁锤:叛军就不能绕开睢阳城,直接南下吗?

张巡:咱睢阳城不大,绕道而去却是不可。那样固然省力,却在后方留下巨大隐患。你想,十数万大军,甚或二三十万大军南下,不可一日无粮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。这么多粮草若靠陆路,粮车怕排上几十里长龙也不够大军数日之需,速度慢,而且随时可能被袭。只有走水路,省力、快捷,源源不断,又相对安全。但,我等在这睢阳城里,随时可出击,大运河粮道如何得保?恰如鱼鲛在喉呀。

铁锤道:什么是鱼鲛在喉?

张巡哈哈大笑:你这个铁锤,问得好啊,就是喉咙里面扎个大鱼刺,不把它弄出来,能行吗,啊?

大家纷纷点头。

张巡停了一下,感慨地说:睢阳城,扼南北运河之险,东西汴水之要,兵家必争之地!

顺子突然地:张将军,那个女的要嫁给你,你咋不娶啊?

铁锤又是一把揪住顺子的耳朵。

顺子疼得龇牙咧嘴:你就好揪耳朵,我都快成猪耳朵了。

众笑。

张巡笑了,问顺子:你们在城头杀敌,我在后面娶妻纳妾,你认为如何?

顺子也笑了:不得劲,确实不得劲。

众笑。

顺子对着铁锤做鬼脸:唉唉唉唉唉!

36.林水月房 晨

一身新娘服装的水月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梳妆。

镜子里的她是那么的妩媚。

她涂脂抹粉,一丝不苟,泪水在眼眶里打旋。

许夫人轻轻走来。

水月从镜子里面看到了许夫人,从凳子上缓缓站起。

许夫人看着满眼含泪的水月,一阵心疼:水月。

水月强颜欢笑:姐姐,今天是四月初六,是我出嫁的日子。

许夫人:水月,好妹妹,委屈你了。

一声委屈,水月“哇”地哭了出来。

许夫人:他们是男人,是英雄,是大唐的脊梁!

水月哭着说:我知道。

许夫人:等退了叛军,姐姐一定给你大操大办,办得风风光光。

37.原野 日

残阳如血,照耀着睢阳城中鱼鳞般起伏的屋脊。

画外音:唐至德二年四月,为表彰张巡守卫睢阳之功,唐肃宗下旨,诏拜张巡为主客郎中、河南节度副使兼御史中丞。

38.城墙上 夜

一个黑影在城头上溜达,见四处无人,弯弓搭箭,将一块皮革射出去。

39.城外 夜

空旷的原野上,一棵大树孤零零地站立着,像一把巨伞。

几个叛军趴在壕沟里,向城上看着。

叛军甲：嘿，来了！
 几人慌里慌张跑上前去。
 40. 叛军大帐 夜
 一小校将皮革密信呈上。
 尹子奇：今夜丑时，张巡要亲自带人劫营抢粮……好！来吧！

41. 叛军帐群外 夜
 张巡带人悄悄靠近边，张巡做手势，大家趴下。

张巡看了看，叛军营帐灯火黯淡，巡哨寥寥无几，自语道：贼兵今夜的岗哨为何如此稀疏……不对！撤！

42. 帐群外野地壕沟 夜
 叛军小校跑过来，向尹子奇报告：大帅，张巡迟迟不冲，像是要跑。

尹子奇：这回，不能让张巡跑了！
 尹子奇把手一挥，叛军忽地从后面黑压压地冲了上去。

43. 帐群边 夜
 两军激烈战斗。
 唐军边战边退。

44. 城外 夜
 张巡、南霁云、雷万春等断后，唐军渐渐都退入城中。

猛然，张巡被敌箭射中臂膀。
 南霁云、雷万春掩护着张巡，打马冲过吊桥。

追兵被城上的弓箭射住，只得退后。
 吊桥被急速拉起。

45. 城内小广场 夜
 林水月正和许多女人一起在为伤员包扎伤口。

忽然听到南霁云急切地呼喊：大夫！大夫呢！快找大夫，张中丞受伤了！

林水月急忙跑上前去，拨开众人，挤到里面。她看到一位还长髯飘飘的老先生正查看张巡的伤势，忙问：宋先生，怎么样？不要紧吧？

宋先生脸色凝重，道：是毒箭！
 林水月赶忙上前查看。
 张巡的受伤处又黑又肿。

宋先生正用力往外挤压，挤出的脓血也是黑色的。

林水月扒开宋先生，趴在张巡的身上，为他吸脓血。

宋先生本能地、担心地喊了声：林姑娘！

宋先生想要拉起她来，却犹豫犹豫缩回来，他知道，这是最好的抢救张巡的办法。

一口又一口，林水月用力朝外吸着，顷刻间已经吐了一片。

四周火把通明，宋先生紧张地俯身察看，他看到林水月吐出的血水已经变成了鲜红的，高兴地说：好！行了！血变成鲜红的了！无大碍了！张中丞有救了！

林水月再也支撑不住，晕倒在地。
 宋先生紧张地：快灌药水！

46. 城外 日
 在一队又一队箭手的掩护下，叛军在断桥处迅速扔下麻袋填充物，不一刻就填平了。叛军又迅速搭上木板，一座临时木桥初成模样。

忽然，叛军大队推出了一座巨大的云楼，呼隆隆向城墙逼近。云楼推过桥来，逼近城墙。

云楼比城墙高出许多，守城唐军仰脸看去，只看到云楼最顶部有一个巨大

的平台，看不清上面还有什么。

忽然，云楼伸出几块巨大的木板，平台上猛然站起大队叛军，约有200人，都身穿铁甲，手持盾牌，怪叫着冲下来。

下面的叛军像成队的蚂蚁，顺着云楼往上爬。

47. 城墙上 日
 守城唐军与冲下来的叛军展开肉搏战。

铁锤双手抡刀，砍杀叛军。
 雷万春手持三股钢叉，大叫着，守在最前面。他横扫竖劈，连叉带打，眨眼工夫将十几个叛军打下城去。

后面的叛军惊恐地后撤，不敢再上前。

雷万春威风凛凛站在那里，像一尊门神，嘴里喊道：快去找几桶油来，烧掉云楼！

48. 张巡住房 日
 张巡醒来，看看四周：于嵩，于嵩……叛军有何动静？

老管家于嵩：老爷，叛军正在攻城。张巡急切地：快，扶我起来！

49. 云楼上 日
 叛军小头目一声令下，百十个叛军一齐射出弩箭。

他看到雷万春刹那间身中数箭，脸上也中了三支弩箭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高兴地：噢！射死了！射死了！雷神爷射死了！兄弟们给我冲！

50. 城头上 日
 雷万春依旧岿然不动，待到叛军冲到眼前，大吼一声，挥舞钢叉，杀了起来。

云楼上，叛军头目逼迫叛军潮水般涌下来，城头上顿时展开混战。
 几个唐军提着油桶跑上来。

雷万春用水瓢舀起油向云楼泼去，可惜太远，泼不到。

此时，张巡赶来，厉声：布条蘸油，射火箭！

顺子等人依言，用布条蘸油点着火，向云楼射去，大部分掉落，几支射在云楼上的，被往上攀爬的燕军士兵用刀剑打落。

眼看叛军冲上来得越来越多，城楼防线岌岌可危。

雷万春往外一看，叛军像成队的蚂蚁，沿着云楼往上攀爬。他大吼一声，抓起油桶一举，一桶油倾倒在自己身上，拿起一支火箭将自己点燃，挥舞钢叉冲上云楼。

张巡眼看着雷万春冲上去，才明白雷万春要干什么，他撕心裂肺地大喊了一声：万春！

51. 云楼上 日
 叛军兵士吓得连连躲避。
 雷万春大喊一声：你雷爷爷来也！

雷万春冲上云梯，叛军纷纷躲避。
 雷万春并不追杀，却顺势溜下去，至云梯中间，趴在那儿不动了。

火势熊熊，霎时，云楼成了一座火楼。

火光映在人们的脸上，张巡、铁锤、顺子泪流满面。

52. 睢阳城内 日
 操场上，一幅标语上写着“募兵”二字。

应征的男人们排成长龙。
 宋先生在花名册上一一记着姓名。

53. 太守府 日

张巡：城中能掂动刀枪的男人，几乎全部应征。枪刀器械也在赶制。

许远：多少？

张巡：八千多人。

许远高兴地：好，好。睢阳民风淳朴啊！

张巡：许大人为官清正，教化有方。

许远：哪里哪里，国乱出忠臣，家贫出孝子。

张巡：这些人员虽不能在兵册，但已登记备案。平叛灭贼之后，要一并报于朝廷，请求封赏。

许远：应该应该。

张巡：现在最要紧的是粮食。

许远：是啊，我也在想这个事情。城外大片大片的麦子就要成熟了，辛辛苦苦种的粮食，眼看就要资敌，成了叛军的口粮啊。

张巡：抢过来。

许远：抢？

张巡：对，虎口夺粮。

许远：莫非你有妙计？

张巡：疑兵。

许远：疑兵计！

张巡：嗯。

许远点头。

张巡：此事，只限于你我二人知道。还有，安排抢粮队伍，可以大张旗鼓。

许远：好。

54. 城外 日

麦浪翻滚，一地金黄。

叛军在收麦。

毒辣辣的太阳挂在天空，收麦的叛军汗流浹背。

突然，睢阳城头战鼓震天。

叛军惊恐万状，急忙扔掉手中的镰刀。

令狐潮：列队，列队迎敌。

叛军列队。

城头鼓声停了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叛军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令狐潮也是一头雾水。

55. 城头 日

十几面战鼓一字排在城头。

顺子兴高采烈，手舞足蹈。

56. 城外 日

身穿盔甲、整装待命的叛军一个个大汗淋漓。

杨朝宗骑马走来。

令狐潮：只擂鼓不出战，张巡又搞什么名堂。

杨朝宗：也不像是出战啊。

令狐潮：耍什么花招。脱掉铠甲，收麦。

叛军一个个扔掉铠甲，返回麦地。

57. 城头 日

看到叛军进到地里，顺子一挥手。铁锤等兵士抡圆了胳膊，刹那间战鼓震天。

58. 城外 日

叛军急忙扔掉手中的镰刀。

令狐潮：列队，列队。

叛军列队。

城头鼓声又停了，什么声响也没有。

59. 城头 日

顺子、铁锤等笑得前仰后合。

60. 城外 日

身穿铠甲、整装待命的叛军一个个盔歪甲斜。

杨朝宗、令狐潮你看看我，我看看

你,六神无主。

61. 城外 夜

睢阳城头战鼓齐鸣。

睡梦中的叛军士兵匆匆披挂列队。
鼓声又停了。

62. 城头 夜

累了一天的铁锤、顺子睡得香香甜甜。

63. 尹子奇大帐 夜

令狐潮:张巡是日也擂鼓夜也擂鼓,军士们的铠甲是脱了穿,穿了脱。两天时间穿穿脱脱了二十多遍,累得不成样子了。

尹子奇:他是看着自己种的麦子被我们收入囊中,不情愿,出出气啊!

令狐潮:他肯定是为了抢粮,但是不知道他哪通鼓是真的。

尹子奇:我们能不能一半人收麦,一半人应战。

令狐潮:不行啊。咱们的军士大半是胡人,没做过农活。很多人见都没有见过麦子,收麦子,十不顶一啊。不抓紧抢收,麦子会焦在地里。

尹子奇:能不能去抓一些老百姓,为我们收麦子。

令狐潮:到哪儿抓啊,咱们的人太野,见人就杀,咱大军一过,方圆几十里,村村寨寨的,哪还有个人影啊。

尹子奇气恼地:这也不行那也不行,亏你还是个汉人。

令狐潮一脸尴尬。

此时,又传来一阵咚咚的战鼓声。

64. 太守府 日

张巡: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。

许远:这个疑兵计可把叛军折腾苦了。

张巡笑。

许远:什么时候抢粮?

张巡:今夜丑时。

许远:好,丑时是最困的时候。

张巡:城中的百姓也都准备好了吗?

许远:早就等不及了,听说抢了粮食,一半充军粮,一半归己,都憋着一股劲哪。

张巡:丑时抢粮,子时传令。

许远:你说咱睢阳城真有内奸?

张巡:防范总不会有差错。

许远点头。

65. 城外 夜

夜幕下的睢阳城,万籁俱寂。

张巡、许远、南霁云、田秀荣、姚闾、董玉成等人依次登上城头。

擂鼓的士兵也在打着哈欠。

张巡:擂鼓。

铁锤、顺子等军士听到主帅军令,抖足精神。

战鼓声声,振聋发聩。

鼓声,一下下地敲在董玉成的心口上。

66. 城外 夜

叛军勉强列队,东倒西歪。

有的竟然站着打着呼噜。

67. 城头 夜

张巡:多敲一阵子,让他们多站会儿。

顺子:是。

68. 城外 夜

令狐潮打着哈欠,看着城头,一脸无奈。

鼓声停了,刚刚停,还没有等令狐

潮下令,队伍就散了,枪刀剑戟擢得满地都是,有的军兵躺在地上就睡着了。

69. 城头 夜

伙夫老黑跳着担子走上城头:开饭了,开饭了。杀了几头猪,猪肉炖粉条。

大伙迎了上去。

军士们拿碗打饭。

老黑:别急别急,今天中丞大人有安排,炖的肉多,每人两碗,白面馍随便吃。

张巡对许远:子时已到,传令吧。

许远点头:田城使、姚将军、董将军。

三人:在。

许远:你们带领本部人马,分别挨家挨户通知百姓,一个时辰内通知完毕。丑时一到,全部出城抢粮。出四门,由南霁云将军的部下引路。无论抢多抢少,听到锣声,立即回城。

三人:是。

许远:你们通知完毕,操场集合。把枪刀放在操场,换成口袋,只许抢粮,不得迎敌。

三人:是。

三人走下城头。

张巡:霁云。

南霁云:在。

张巡:都安排好了吗?

南霁云:安排好了。一是引路,二是保护百姓。只引路,不抢粮;护百姓,不恋战。听到锣声,收兵。

张巡:好。

70. 睢阳城 夜

睢阳城四门大开,军民潮水般涌向城外。

71. 城外 夜

令狐潮扯着嗓子大喊:迎敌,迎敌!喊了半天,竟然没有出来一兵一卒。

令狐潮沮丧地站在那里,形同槁木。

睢阳军民身背肩扛,喜笑颜开,满载而归。

72. 尹子奇大帐 日

尹子奇气得如一头困兽乱转圈。

令狐潮眼珠子转了转,似乎想到了什么。

73. 董玉成住处 夜

董玉成将一个竹筒打开,取出一张信笺。

信笺上写着“烧粮”

董玉成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74. 小院 夜

董玉成正往水月住的屋里走,听到说话声,停住了脚步。

院内,传来水月银铃般的笑声。

许夫人:疑兵计啊,把叛军给折腾苦了,咱们的人去抢粮食啊,他们睁着眼睛看了看,又把眼睛闭上,连眼皮都懒得抬啊!

水月又笑。

许夫人:张中丞啊,满脑子计谋,一肚子兵法,真是让人心服口服。

水月:他看的书多,过目不忘。

许夫人:过目不忘?

水月:嗯。我们私塾的先生,是个尚武之人,有一次请来张巡教骑射。我们背诵四书五经,哪里错一个字,他马上就给纠正,把我们惊得瞠目结舌。

许夫人:是不是原来背诵熟练的啊。

水月:是啊,我也不信他能过目不

忘,就从家里拿出我们林家的家谱,他前后看了两遍,我的天哪,一字不落。

许夫人:呦。

水月:那时我才知道,这个世界上,还真有过目不忘之人。我拼命爱上了他,那一年,我14。

许夫人笑了起来:自古美人恋英雄啊。

水月:是英雄爱美人。

许夫人:一样的,一样的。

董玉成气恼地转身离去。

75. 粮仓 夜

一个黑影晃动。

76. 睢阳城 夜

突然,火光冲天。

人声鼎沸:起火了,快救火啊!

77. 张巡府 夜

喊声隐隐传来。

张巡警觉地站起。

南霁云匆匆跑来:中丞,粮仓起火。

张巡:什么?

南霁云:粮仓,粮仓起火。

张巡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

78. 粮仓 夜

大火映红了半个天际。

姚闾哭天抢地:天哪!

79. 尹子奇军帐 夜

尹子奇、杨朝宗、令狐潮哈哈大笑,开怀畅饮。

80. 太守府 夜

许远双眉紧皱,五内如焚。

姚闾自己捆着自己,走进太守府,“扑通”跪在许远面前。

姚闾:大人,姚闾无能,三万斛军粮付之一炬,请大人治姚闾渎职之罪。

许远:怎样治你?

姚闾:请大人将姚闾斩首,以儆效尤。

许远歇斯底里地:杀你?杀了你就能还我的军粮吗?没有粮食将士们吃什么?怎么守城?

姚闾:下官罪不容诛,万死。

许远:拉出去,斩。

张巡走来:许大人。

许远见是张巡,挥手示意停下。

张巡:经过核查,火点不是一处。是有人故意放火。

许远一惊非小:这么说确有内奸。

张巡:姚将军。

姚闾:中丞。

张巡:组织人员,城中募粮。

许远:百姓手中,捉襟见肘啊。

张巡:别无良策,只有这个办法了。

81. 街道 日

林水月带着两个妇女,敲着一家朱砂大门。

门开了,一位富态老者站在门后。

林水月道:先生,咱们睢阳城被叛军围攻几个月了,官军军粮困难,我们是来为官军募粮的……

82. 秀姑家 日

秀姑将半布袋面粉交给铁锤。

铁锤:你多留下一些吧。

秀姑:你们打仗,没有吃的怎么行?我们娘俩,好将就。

铁锤:这……

秀姑:别愣着了,交上去吧。你要是心疼俺孤儿寡母,以后在一起了,多心疼心疼俺母女就行了。

铁锤点头。

83. 太守府 日
姚闾垂着头站在那里。
许远: 睢阳百姓已经倾其所有, 但是杯水车薪。

张巡: 还能撑多少时日?
许远: 一天两顿稀粥, 恐怕也就是支撑个半月二十日的。城中百姓已经开始用树叶树皮充饥了。

张巡无语。
许远: 你说, 皇上既然诏拜你为御史中丞, 河南节度副使, 一定知道坚守睢阳事关重大, 为何不派兵援救啊?

张巡: 派了, 大将张镐带十万大军援救睢阳, 被安庆绪率军挡了回去, 我军大败亏输。

许远一怔, 久久无语。
张巡: 现在, 内无粮草, 外无救兵啊。

许远: 难道睢阳六万军民要坐以待毙吗, 六万生灵啊!

84. 城头 日
大老黑挑着桶走上城头,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。

铁锤和顺子依偎在石礅旁边。
顺子咽了口唾沫: 我想起那天的红烧肉, 我该多吃几块, 咋就饱了。

铁锤: 别说了, 越说越饿。
顺子: 大老黑的葱花油饼好吃, 一层一层的。怎么说断粮就断粮, 一顿一碗稀粥, 一泡尿就没了。

铁锤: 你再说我揪你耳朵, 说得我肚子咕咕叫。

顺子: 好好, 不说了。
铁锤: 顺子, 吹个笛子吧。

85. 城头 夜
皓月当空。
秋风吹来, 夹杂着冷冷的寒意。悠扬的笛声从城上飘来。

顺子在轻轻地吹奏, 铁锤靠在石礅旁, 静静地听着。

正在巡城的张巡闻笛声, 从敌楼走出。眼望城外, 叛军营盘连成一片, 胡兵游动, 战马嘶鸣, 不禁思绪万千。

张巡吟道:
迢迢试一临, 寇骑府城阴。
不辨风尘色, 安知天地心。
门开边月近, 战苦阵云深。
旦夕更楼上, 遥闻横笛音。

86. 城墙下林地 日
郭大头引弹弓射连环弹, 两只麻雀应声而落。

郭大头满脸欢喜。
林水月: 大头叔。
郭大头走到林水月面前。
林水月: 给许夫人送去。
郭大头看看林水月, 一阵迟疑。

林水月: 去吧。
郭大头转身离去。

87. 城门下 日
张巡: 看清是谁了吗?

兵士摇摇头。
88. 城头上 夜
蒙面人又向城外大白果树处射一绑着书信的箭。

89. 城内军营大院 日
南霁云在挑选军士。

90. 马厩 日
南霁云在挑选战马。

91. 军营大院 夜
张巡看看面前已准备好的突围勇士, 低沉而动情地道: 弟兄们, 城内的情

景大家都知道, 军粮已断。现在, 睢阳城六万军民, 就看你们的啦! 盼望你们突出重围, 搬来救兵! 救睢阳于水火。

南霁云重重点头。
张巡看看天上的月亮, 道: 子时啦, 可以动身了。

南霁云: 别过张中丞、许大人。
张巡: 霁云, 现在听我号令。你率所部一百勇士, 突出南门, 先至谯郡, 尔后折头向东, 再去临淮。

南不解地: 出南门? 不是说好的东门吗?

许远也不解地看看张巡。
张巡道: 不要多问了, 我按原计划走, 杀出东门, 虚张声势, 你率队突出南门!

92. 东门 夜
城门打开, 张巡亲自率队杀出。
叛军早有准备, 一队队列出整齐的队形, 掩杀上来, 立即将张巡等包围起来。

叛将大叫: 不要走了南霁云! 活捉南霁云!

93. 南门 夜
城门突然大开, 南霁云等人快马冲出, 叛军并无防备, 只有少数巡逻军士, 未及几合, 已被砍倒。

叛军从营帐中披挂不整地跑出, 南霁云连珠箭发, 射倒几个叛军头目。
余下兵士怯怯地后退, 虚张声势地喊: 不要让唐军跑了! 杀呀!

叛军却并不上前。
南霁云带队风卷残云一般疾驰而去, 片刻, 消失在夜幕中。

94. 东城门外 夜
张巡带队陷入苦战。
姚闾对张巡: 差不多了, 撤吧!

张巡: 好! 撤兵!
贼将令狐潮大喊: 围住张巡! 谁杀了张巡, 赏黄金百两!

贼兵将张巡等死死缠住。

95. 东门城楼上 夜
董玉成在往城外看着。
林水月、郭大头跑了上来。
林水月: 表哥, 你快派兵救援啊。
董玉成: 中丞令我守城莫动, 我岂敢违他的将令。

林水月: 现在中丞已身陷重围, 再不救就来不及了!

董玉成: 军令如山, 我不能妄动。
林水月: 你?

董玉成将脸扭向一边。
林水月气极, 对郭大头说: 大头叔, 我们走!

董玉成: 不能去, 你们俩去, 是去送死!

林水月好像没听见, 飞步下楼, 跨上战马。郭大头亦跨马跟上。

两马齐冲出城门。

96. 东城门外 夜
张巡正在苦战。
传来林水月的声音: 将军!

张巡惊愕地一看, 林水月、郭大头已冲进阵来。

贼兵又涌上来, 郭大头神弹连发, 应者倒地。

忽然, 董玉成带着大队掩杀上来。
几贼兵枪刺林水月, 林水月以剑格挡, 左右躲闪, 频现危机, 董玉成冲来奋勇冲杀, 全不顾自己, 左胸受伤, 仍拼命冲杀。

敌兵纷纷后撤。
燕军乱了阵脚, 张巡、林水月、郭大头、董玉成趁机杀出重围, 回东门里。

97. 东城门里 夜
张巡看看满身是血、昏迷不醒的董玉成, 吩咐道: 快, 请宋大夫, 无论如何, 救治董将军!

林水月: 表哥! 表哥!
于高生气地: 你怎么可以用弹弓啊? 啊? 杀贼要用枪, 用刀。岂有此理, 岂有此理!

郭大头: 亏你还是读书人, 知道一代霸主楚庄王吗? 打仗以求胜为本, 岂能以杀戮论英雄?

于高语塞。
98. 驿馆 日

南霁云坐卧不宁, 来回踱步。

99. 临淮节度府 日

南霁云疾步走来。
士兵拦住南霁云: 贺兰节度使身体不适, 不见客。

南霁云: 兄弟, 麻烦你再去通报。
士兵: 今天已经给你通报四遍了, 我们只是当差的, 你就别再为难我们了。回去吧。

南霁云向府内看了一眼, 转身退后几步, 双膝跪在了地上。

士兵惊讶。

100. 节度府内 日
贺兰进明: 什么? 让他跪, 跪。

101. 节度府外 夜
军士们点上灯笼。

南霁云依然跪在那里。

102. 节度府外 晨
南霁云依旧跪在府外, 一动不动。

军士看着他, 暗自摇头。

103. 睢阳城头 黄昏
张巡站在城头, 遥望远方, 万千思绪。

林水月将披风披在张巡身上。

104. 节度府外 夜
南霁云跪在那里, 纹丝不动。

105. 睢阳城头 夜
张巡吟道:

接战春来苦, 孤城日渐危。
合围是月晕, 分守效鱼丽。
屡厌黄尘起, 时将白羽挥。
裹疮犹出阵, 饮血更登陴。
忠信应难敌, 坚贞志不移。
无人报天子, 心计欲何施。

林水月听着这么伤感的诗篇, 竟哭了起来。

106. 李翰府 日
李翰缓缓站起: 已经跪了三天了,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107. 节度府后堂 日
贺兰进明: 什么药都行, 就是不能吃后悔药。

胡孙: 是啊是啊!

贺兰: 此番张巡、许远派南霁云前来, 意欲请我出兵, 救援睢阳。我实在犹豫不决, 左右为难啊……胡孙胡大人, 您是官场诸葛, 可谓足智而多谋, 特请先生前来, 点拨一二。

胡孙: 哪里哪里, 节度使谬奖老夫了。

贺兰: 胡大人在朝为官, 得意四十余载。睢阳之事, 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

胡孙: 节度使大人是不是已厌倦官场, 不想再往上升迁了呢?

贺兰: 官场之人, 升官是最大的目

的,升官也永无止境,直至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相位,甚至于做了丞相还不满足。远如曹操、司马懿,近如本朝武曌,夺取皇位,做个天下第一,此乃官场铁律。贺兰也是凡人,先生何出不想升迁之断言呢?

胡孙:想升迁就按兵不动,不想升迁就去救睢阳。

贺兰:按兵不动,无法立功不说,说不定朝廷还要怪罪,怎有升迁之说?

胡孙:张巡、许远此番固守睢阳已八个月。安贼叛乱以来,小至县城,大到都城长安,在叛军面前,皆如溃堤之水,哪有撑过两个月的。睢阳抗敌已是无人能比,天下震动,为朝廷在江南重整赢得宝贵的八个月,江南粮草兵员源源不断运往朝廷,以接济帝王之师,此功天高地厚啊。节度使前去救援,救了睢阳,无非是救援而已,无甚大功,将来的首功还是张巡。

胡孙站起身来,侃侃而谈:况张巡此人,气宇不凡,侠肝义胆,此番抗敌,草人借箭,疑兵夺粮,蒿杆引诱,一箭退敌,可谓声东击西,计出连环哪,此人才干名震天下,又立此天下第一大功,将来朝廷想不用他都难。您已经做到节度使,再往上走就只有左丞相、右丞相、左右兵马大元帅等区区几职,大唐天下十节度使、中书、尚书、门下三省、六部尚书都盯住这几个位子,张巡之才、之功劳,岂不得让他占据一个?占了一个就少一个,您往上升迁的可能就少一分。叛军攻破睢阳,张巡自然丧命,您也就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。

贺兰拍了一下脑袋,说:哎呀,茅塞顿开,茅塞顿开!先生高瞻远瞩,看到战后之事,贺兰如醍醐灌顶!多谢,多谢!不过,如若不去救援,朝廷怪罪下来,却又如何是好?

胡孙:多派探马,择机发兵。城破之日,就是大人兵到之时。

贺兰进明频频点头。

胡孙:届时张巡已死,睢阳已破,天下第一功臣,就是节度使大人您呐!

贺兰进明哈哈大笑:那我就把南霁云轰了回去。

胡孙大摇其头:不可不可。

贺兰进明:噢?

胡孙:南霁云,魏州顿丘人氏,今岁二十有七。家中多子女,南霁云排行老八,故称南八。因家贫寒,幼年为人放牛、放羊,摇橹操舟,起早贪黑,习文练武。操一杆银枪,枪法变换七十二路,指前杀后,挑东刺西,神出鬼没,无人能敌。使金弓一张,左右开弓,百步穿杨,常山赵子龙也不过耳耳呀!

贺兰进明:先生的意思是?

胡孙:乱世之秋,最主要的是人,特别是像南霁云这样的人。得一将胜过三军啊。

108. 临淮节度府 日

贺兰进明设宴款待南霁云。

舞女们身着彩衣,薄如蝉翼,款款起舞,如柳迎风。

贺兰进明与众人推杯换盏。

南霁云强压怒火。

李翰悄悄观察贺兰进明以及南霁云的形色。

南霁云再也忍耐不住,“腾”地站起来:节度使大人,霁云有话说!

贺兰:哎,如此妙歌曼舞,不得唐

突。

南霁云:诸位大人,霁云离开睢阳之时,城内将士百姓仅靠一点点粮食、树叶、树皮充饥!士兵每天定量,只有一勺米。说句不怕见笑的话,睢阳城中麻雀、老鼠都被我们吃光了!

席间有人干呕了一声,险些吐出来。

南霁云自顾自说,朗朗言道:节度使大人,睢阳军民抵抗叛军已经八个月了,军民死亡过万,杀贼三万有余。只是眼下几乎粮绝,没有饭吃,饿都饿死了,如何打仗?睢阳危在旦夕,请节度使大人早日出兵,救援睢阳。张中丞说,节度使大人背后击敌,张中丞从城中杀出,里应外合,定能大败叛军!

贺兰进明举起酒杯:南将军,你一路鞍马劳顿,我为将军接风洗尘,来,喝。

南霁云:大人,睢阳军民断粮多日,这么丰盛的珍馐菜肴,想吃,却咽不下去。

贺兰进明:那是南将军不给面子。

南霁云:霁云不敢。

贺兰进明:咽不下去那就喝酒,来,痛饮三杯。

南霁云:只要节度使大人同意发兵,霁云愿痛饮三百杯,替睢阳父老表达对大人的感激之情。

贺兰恼怒地一拍案几。

歌舞顿时停下来,舞女们急忙下场。

贺兰阴沉着脸,道:这么说,我应该听他张巡的了?

南霁云:霁云如有言语冒犯,请大人宽宥。

李翰也从席间站出:节度使大人,在下也以为南将军所言有理。我临淮应急速驰援睢阳,大丈夫立功建业,报答朝廷,正当此时!

贺兰呵斥:李翰,一个文官,这里哪有你说的话,退下!

李翰愤愤不平,退回座位。

109. 文庙 日

院内走廊上、大树下躺满了重伤的伤兵和百姓,林水月提一布兜走过,走向侧旁的一个屋内。

110. 屋内 日

秀姑抱着玲子,眼含泪水。

铁锤将狗儿花花吊在树上,花花痛苦地挣扎。

玲子哭叫着:别杀我的花花,娘,别杀我的花花。

秀姑:玲子,等以后,娘再给你要一个。

玲子:不,我就要花花,就要花花。

秀姑将女儿越抱越紧。

111. 节度府 日

贺兰进明:发兵睢阳,此事关系重大,还请南将军宽限几日,容老夫仔细思量,从长计议。别急,别急。

南霁云:大人,军情十万火急,刻不容缓,岂能从长计议?

贺兰进明:你敢要挟老夫?

南霁云:霁云不敢。

贺兰:张巡、许远坚守睢阳,是分内之职。我是临淮节度使,坚守临淮是我的本分。

南霁云:睢阳、临淮,如唇齿相依,唇亡则齿寒哪!

贺兰进明:南霁云,你以为老夫不

懂兵法吗?

南霁云:霁云不敢。

贺兰进明:我给你直说了吧。救睢阳,恕我不能发兵。

李翰等一怔。

南霁云:大人身为大唐命官,难道要见死不救?

贺兰进明嘴角动了一下。

南霁云强忍怒火:节度使大人,睢阳、临淮皆属大唐城池,五万睢阳军民皆是大唐子民,节度使见死不救,就不怕朝廷降罪与你吗?

贺兰突然哈哈大笑:朝廷并没有发诏,让我援救睢阳啊。

南霁云:这……

贺兰进明:南将军,早听说将军武艺超群,忠勇兼备,本节度使爱惜人才。不如这样,睢阳郡失守已是旦夕之间,说不定已经失守了。你也别回去了,就留在我这里,我给你高官厚禄,如何?

南霁云不屑地:哼!

贺兰进明:有什么要求,你尽管提,我保证有求必应!

南霁云:那我就替睢阳全城军民乞求大人速发救兵,驰援睢阳,再晚就来不及了!

说着,长揖不起。

贺兰生气地:你,你,不识好歹的东西。

南霁云单膝跪地:节度使大人,南霁云给您跪下了。

贺兰暴怒地站起来,怒道:南霁云!我三番五次让你,盛情款待,还要留你,许你高官厚禄,你不但领情,还如此不识好歹,硬要逼我出兵!我说过了,不出兵,不出兵,不出兵!

南霁云两眼冒火,慢慢站起来:贺兰大人!你盛情款待,满席山珍海味,可南霁云眼前总是晃动着睢阳城中的情景,满城军民吃树皮扒草根,你叫我怎么咽得下这美酒佳肴?张中丞派我搬兵救援,睢阳城中五万多百姓眼巴巴地盼我带救兵回去,解救他们,我回去怎么复命?

贺兰进明气呼呼地把头扭向一边。

南霁云“呛啷”一声拔出腰间宝剑。

贺兰进明惊恐地、下意识地往后撤身:你!你要干什么?

卫士疾步跑来,将贺兰进明围护起来。

南霁云悲愤地说:大家听着,我南霁云无能,不能搬得救兵,我对不起张中丞和许大人重托,对不起命悬一线的睢阳军民。今我留下一指,作为贺兰进明见死不救、拒不发兵的证据。

众惊。

南霁云说完,横剑一挥,斩断自己小指,血洒厅堂,尔后转过身,大踏步地走了出去。

满座皆惊。

李翰愤然站起身,朝贺兰进明一拱手:大人,我李翰竟然跟了你这么多年,我惭愧万分!李翰告辞,随南霁云去了!

贺兰进明:你!

李翰也疾步奔出,追赶南霁云而去。

112. 节度府院中 日

南霁云跨上马,满腔悲愤,摘下宝弓,搭箭向佛塔射去。

箭“嗖”的一声,没入砖塔之中,箭身深陷一半。

旁边军士看得目瞪口呆。

南霁云:此箭为誓!待我平叛灭贼,定来杀你贺兰!

113. 官路上 日

南霁云打马狂奔。

歌声起《男儿泪》

男儿泪,

滔滔江河水,

一腔热血西天飞,

铁肩道义冷月醉。

大漠孤烟,

琴心剑胆,

博浪锥,

谁相随?

男儿泪,

深澈一湖水。

秋风瑟瑟声凉,

马蹄声山岭碎,

千年古道,

万载夕阳,

堪回首,

无人喂!

114. 宋大夫家门口 日

郭大头急急匆匆地敲门:宋大夫!宋大夫!

宋大夫开门。

郭大头急不可耐地:宋大夫,我家小姐又晕过去了!

115. 林水月住室 日

宋先生给林水月号脉,眉头紧锁。宋大夫的小徒在一旁挎着药箱伺候。

宋大夫拉郭大头走出门外。

宋大夫:唉,小姐尊贵之躯,哪里受过这般委屈呀!

郭大头:求宋大夫救小姐一命!

宋大夫想了想,沉重地说:看来,只有一个办法……

郭大头:什么办法?

宋大夫沉默不语。

116. 宋大夫家 夜

一声凄惨的叫声从院中传出。

117. 小院门口 晨

宋大夫的小徒敲响的门。

郭大头打开门,小徒从食盒里拿出用毛巾层层包裹的盖碗交给郭大头,对郭大头交代了几句。

小徒:就这样按时服下。

郭大头:谢谢!

小徒转身欲走,郭大头忽然道:咦,你眼睛怎么肿得像个桃子?哭了?谁欺负你了?

小徒:没事。

118. 城头 日

张巡眺望远方,自语道:霁云啊,你该回来了!

119. 许府 日

许远:算算,日子也不少了,南霁云带兵回来,睢阳百姓就有救了。

田秀荣:太守大人,如若南霁云搬来了救兵,早该到了。现在还没回来,那不明摆着,自己早逃命去了!

120. 宋大夫家 夜

郭大头对小徒说:不能再麻烦你天天送了,每夜我自己来取就行了。

小徒将汤药盛入深盖碗。

郭大头:这是什么药?真香啊,像肉汤一样。

小徒并不回答,将深腹盖碗用布包起,放进食盒,交给郭大头。

郭大头注意到:小徒又是双目满含热泪。

郭大头疑惑地看看小徒,想了想,不动声色,拱手作别,走出宋宅。

121. 宋宅墙外 夜

郭大头沿院墙蹑至院后僻静处,四周瞅瞅,见空无一人,便纵身一跃,跳进墙去。

122. 宋宅内 夜

郭大头蹑手蹑脚隐身悄行,行至宋大夫住室窗下,用手指蘸了唾沫,悄无声息捅破窗纸,往里偷看。

123. 宋大夫住室内 夜

小徒捧一碗冒着热气的汤药对躺在床上的宋大夫说:师父,您也喝一碗吧。

宋大夫:我怎么能喝,这是给林姑娘救命的!再说了,我身上的肉熬的汤,我怎么能喝得下?

124. 宋大夫住室窗外 夜

郭大头蓦然愣住了,耳畔似轰雷一般只响着那句话:我身上的肉熬的汤……我身上的肉熬的汤……

125. 宋大夫住室内 夜

小徒声泪俱下:师父,你怎么不能喝?你大慈大悲,光想着救别人,自己的命都不要了!

宋大夫:糊涂!大腿上割块肉,怎么能要命呢?

门忽然被推开,郭大头疾步而入,走至宋大夫床前,猛然跪下,给宋大夫“通通通”地磕了三个响头。

宋大夫忙撩被下床,去扶郭大头,却忘了自己大腿上的伤,一个趔趄差点摔倒,小徒忙上前扶住。

宋大夫扶郭大头起来。

郭大头站起身来,庄重地说:先生如有用得着郭大头之处的,言语一声,老郭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!

126. 叛军帐群 夜

突然间,杀声喊声乱成一团。

127. 东门城楼上 夜

张巡对姚闾、田秀荣说道:这一定是霁云回来了,准备接应。

姚闾、田秀荣:是。

城楼上唐军成排横列,手持弓箭,准备战斗。

128. 城门下 夜

南霁云与殿后的唐军士兵奋力抵挡着多出几倍的敌人,不时有士兵倒下。

南霁云朝城墙上大叫:我是南霁云!

129. 城楼上 夜

张巡大喊:霁云,快回来!

张巡见南霁云带人冲过桥来,急对士兵:拦住追兵,放箭!

铁锤等士兵一排排轮流上前,箭镞雨一般射向追兵。

叛军抱头退去。

130. 城门下 夜

城内的唐军及围观的百姓纷纷欢呼:“救兵来了!”“我们有救了!”“南将军搬兵回来了!”

张巡的脸色沉重。

稀稀拉拉又过去几十个人,南霁云、李翰在最后,径直走到张巡面前。

南霁云拱手作礼:中丞,我……霁云无能,有负重托。贺兰进明……贺兰进明他……他见死不救,拒不发兵!

张巡无语,好半天才沉重地点点头。

头。

突然,有百姓失声痛哭,开始几个人哭,后来像传染一样,满街百姓哭声一片。

131. 张巡府 日

几名军士手拿钢刀,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。

于嵩站在马厩前,双手叉开保护着一匹高大的白龙马:你们谁敢?谁敢?岂有此理。你们知道吗,这匹白马,它立过的功劳,比你们几个加在一起都大。它救过张中丞的命。岂有此理!

士兵:我们也是奉命而来。

于嵩:狗屁,我不管谁的命令,要杀马,先杀我于嵩。

张巡走来:于嵩。

于嵩见张巡,像是见到了救星:这帮人,竟然要杀您的马,岂有此理,岂有此理!

张巡:是我让他们杀的。

于嵩一惊。

军士们围了上来。

于嵩:不行,你们要杀就杀我。

张巡:于嵩,不得胡闹。

于嵩含泪松开马头。

大白马不肯离去,仰着头看着它的主人,一阵阵嘶鸣。

于嵩泪流满面。

132. 伙房 日

伙夫老黑身材粗壮,正在砧板上上兵乓作响地剁着什么。

田秀荣走进来,说:老黑,今个咱吃什么呀?

老黑:田将军,照旧,榆树皮汤,蒸野菜,榆树叶。

田秀荣:胡扯!中丞大人让杀了20多匹战马,肉呢?

老黑:早就吃光了,你没有算算多少张嘴呀?20多匹战马能吃几天呀。早吃光了。

田秀荣:老黑,大伙儿都跟我说,弟兄们饿得叽哇乱叫,你整天吃得红光满面,你偷吃军粮了吧!分的马肉都让你吃了吧?

老黑:田将军,你可不能血口喷人。

田秀荣冷冷一笑,忽然大喝一声:来人!

几士兵应声而入。

田秀荣:把他捆起来!

老黑:我犯了什么罪?!田将军!田将军!你可不能冤枉好人!

田秀荣:冤枉好人?你看看大伙,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,再看看你,黑里透红,红光满面!俗话说得好,一天吃一两,饿不着伙夫长,一天吃一口,饿不着伙夫头!弟兄们怀疑得对,你就是个偷吃军粮的贼!

老黑道:我老黑是什么人,大家心知肚明。十天前,我老婆活活饿死了,大家伙都知道的。我偷一点儿军粮,她能饿死吗?啊?

老黑说着,声泪俱下。

也有兵士点头:老黑所言不虚。

田秀荣嗤之以鼻:那也不对!饿死老婆你可以不顾,你自己饿得受不住,就偷吃军粮!

老黑悲愤难忍,怒道:罢了!罢了!我跟你们实话说了吧,军粮,我一粒米没多吃,老婆饿死之后,我没舍得埋,我是一天天吃老婆的肉!

众人都惊呆了,面面相觑。

133. 城墙根下树林中 日
参与审讯老黑的几兵士蹑手蹑脚地前行。前面,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寻找野菜。

兵士们上前,二话不说,将其杀死。
兵士甲对着尸身拱手:大嫂,你莫要怪我们,我们都快饿死了,你救我们几个的命,我们上阵杀敌……

134. 太守府 日
许远拍案而起,对面前的田秀荣说道:反了!这还报什么,根本不用报,把他们几个砍了!以正军法!

田秀荣:是。
许远:还有伙夫,吃自己的老婆。糟糠夫妻,相濡以沫,竟然,竟然……猪狗不如,禽兽不如!一并杀掉。

田秀荣:是。
张巡忙制止:慢!慢!慢!我想一想……想一想。

许远:张中丞,这有什么好想的!吃人肉,虎毒还不吃子哪!禽兽不如!必须正法!以儆效尤!

张巡好似下定了决心,抬起头来缓缓说道:把他们放了吧。

许远:什么?
张巡:大人所言,乃人情大理。无奈眼前这特殊情况,兵士饥饿致死,已有许多。民妇一人之命,救活兵士多人,也是无奈之举。

许远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:你,你说什么?你再说一遍。

张巡冷静地又复述一遍:民妇一人之命,救活兵士多人,也是无奈之举!

许远大怒:胡说!胡说!
张巡:眼下情景,保兵士之命,保睢阳城,为大唐多争取一些时间,此是唯一良策!

许远怒极,手指张巡:张巡!你,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!你竟然……

张巡:许兄息怒。许兄想一想,除此之外,还有何法可保睢阳?

许远:睢阳不保,我也不许兵士吃我的子民!

张巡:大人。

许远怒而流泪,悲愤地说:嗚嗚,嗚嗚……吃几个百姓也要保睢阳!吃几个百姓也要保大唐!你说得真是轻巧,真轻巧,先把你吃了试一试!

张巡冷静地:如果吃了张巡,能保住睢阳,我现在就引颈自刎,含笑九泉!

许远:信!我信。可你是自愿,民妇乃被杀!

张巡近乎于失态:许大人,仗打到今天这个份上,你让他们吃什么?吃什么?

135. 一小巷 日
两民妇(显是母女)正走着,突然冒出几个兵士,将二人杀死。

136. 宋大夫家院 日
几个兵士闯进来。
小徒急急往屋里跑,你们干什么?干什么……

137. 宋大夫家屋里 日
小徒跑到宋大夫床前:师父,师父!
宋大夫拄着拐棍站起来,对兵士说:你们是来抓人彘、人羊的……老朽不能上阵杀贼,叛军攻破城池,也是一死,还真不如给我唐军充当人羊。把我杀了吧,我很高兴。

兵士乙拱手曰:不知道这是先生的家。先生,你曾为我疗伤,也给弟兄们

治伤疗病,我等不忍。再说了,此番捉拿人彘人羊,主要是妇女、小孩,不能打仗,又不能补充兵员,还空耗粮食,只好拿她们充当军粮……

138. 议事厅 日
许远一人独坐喝闷酒。八仙桌上只有酒碗,却并无一菜。

张巡走进来默默坐下,自倒一碗酒,捧起过头顶:许兄,我知你现在非常恼恨我,我这也是不得已所为,万望兄长见谅。

说完,咕咚咕咚喝下去。

许远已微有醉意,道:你是河南副节度使兼御史中丞,你是官大一级压死人,我能拿你怎么样?你说杀人就杀人,不,你说人是猪,人就是猪,你说人是羊,人就是羊!哈哈,比赵高还厉害,官大一级,就可以指鹿为马,指人为猪!指人为羊!人彘,人羊!哈哈,亏你想得出!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……哈哈,聪明之极!伟大之极!

张巡:许兄,吃百姓活士兵,罪大恶极,罪大恶极!这千古之罪还不是落到我张巡头上。可是,为了圣上,为了大唐社稷,天大的罪名,我一人扛了!

许远摇摇头:你一人?错了!张、许守睢阳,我许远跟你张巡是铁定绑在一起了。守城之功,张、许;吃人之过,张、许!

张巡:我此番前来,还有一事相商……

许远看也不看张巡,自顾自喝下一杯。

张巡试探性地缓缓说道:古人云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你我二人,身为睢阳城主,理应先垂范。

许远吃惊地:你,你说什么?

张巡索性挑明了:将士以人肉充饥,我虽无下令,已经默许。事已至此,你我二人作为主帅,理当率先垂范……

许远惊呆了,整个人木雕一样,举在唇边的酒杯也一动不动,好大一阵,他似乎明白了张巡的意思,奋力将酒杯“咣”的一声摔在地上,而后不解气地将酒碗、酒坛子乒乒乓乓地都摔落于地,还不解气,又将凳子踢倒,桌子掀翻,大吼道:滚!你给我滚!

张巡转身离开。

139. 太守府内室 日
房梁上系着白绫,许夫人一步步走向前……

140. 秀姑家 日
病倒在床上的秀姑形同槁木。
铁锤紧紧抓住她的双手。

秀姑:我没有别的,把玲子交给你了,把她带出去。

铁锤点头。

秀姑:睢阳城恐怕也守不了几天了。我死了,就把我吃了,那样才有力气。

铁锤哭:不。

秀姑:听话,你要听我的话。我把玲子交给你,交给你……

铁锤:秀姑,秀姑。
一声长哭。

141. 小院 夜
屋内,林水月坐在油灯之下,摇摇曳曳的灯光照在她那更消瘦而娇媚的脸上,万千妩媚。

张巡心事重重,立在卧室门口,举手欲敲门,又放下来,想了一会儿,轻声

叹了口气。

门慢慢开了,林水月出现在了张巡面前。

142. 秀姑家 夜
玲子端着一碗汤走进屋。
满嘴血的铁锤回转头。
玲子吓得一声尖叫:娘——

143. 城头 夜
董玉成将一支带有书信的箭搭在弓上,欲射,却突然愣怔在那里。

原来,南霁云的宝剑已经指在了自己的胸口。

南霁云鄙视地:奸细。

董玉成:不,不,我不是。张巡要杀水月,我要救她,要救她。

南霁云:粮库是你烧的?

董玉成:不,不。

南霁云:嗯?

董玉成:就算我不烧,粮食也不够,也要人吃人,睢阳城也得破,大唐也得灭。南将军,不如我们一起投奔尹子奇,照样高官厚禄,荣华富贵。

南霁云:住口。看在水月姑娘的分上,给你一个全尸,自己解决吧,别脏了我的宝剑。

董玉成双手打战,提起宝剑,突然剑锋一转,刺向南霁云。南霁云躲开剑锋,举剑迎面劈下,董玉成血流如注,倒地身亡。

144. 小院 夜
林水月:我要是没有猜错,就要和我拜堂成亲了。

张巡一愣,点头。

林水月:我去梳妆打扮。

145. 林水月房内 夜
林水月从箱里把新娘服装取了出来,穿在身上。

林水月扣好衣扣,坐到梳妆台前。林水月梳妆打扮,一丝不苟。

146. 小院正房 夜
新娘打扮的林水月缓缓走到张巡面前,拉张巡走到正堂位置,凄然言道:事情仓促,难以请人。我们自己来吧……新郎新娘,一拜天地。

张巡随着林水月的话做。

林水月:二拜高堂。

张巡:父母大人在上,今日我娶林水月为妻,虽是二房,自是一生相爱、相敬。

林水月凄然:这一生,也就是一个时辰了吧?

张巡默然。

林水月:父母大人在上,今日我嫁与张巡,了了多年夙愿……爹,娘,您二老常说,要我嫁一个普通人家,平平安安地过日子,我总是不听,总想嫁一个英雄。今天,英雄我是嫁了,可惜不能再服侍二老,不能再在您二老跟前尽孝……爹,您的老寒腿还是那样吗?天又冷了,该加衣服了,您早穿点棉裤,就不那么受罪了。娘,我现在多想抱抱您老人家,跟您告个别,请您原谅这个不孝的女儿……

林水月泪流满面,泣不成声。

张巡也忍不住流下热泪。

好一阵,林水月擦了擦泪,木然道:夫妻对拜!

张巡转到林水月面前,两人对拜。

林水月怔了片刻,道:我能喊你一声夫君吗?

张巡点头。

林水月泪流满面,泣不成声。

张巡也忍不住流下热泪。

好一阵,林水月擦了擦泪,木然道:夫妻对拜!

张巡转到林水月面前,两人对拜。

林水月怔了片刻,道:我能喊你一声夫君吗?

张巡点头。

林水月泪流满面,泣不成声。

张巡也忍不住流下热泪。

好一阵,林水月擦了擦泪,木然道:夫妻对拜!

张巡转到林水月面前,两人对拜。

林水月怔了片刻,道:我能喊你一声夫君吗?

张巡点头。

林水月:夫君……
言未毕,林水月扑倒在张巡怀中,放声大哭。

张巡亦眼含热泪。
林水月泪眼朦胧,看到挂在墙上的碧玉箫,上前去,摘了下来,拿布巾拂拭着,禁不住泪如泉涌。

(闪回)张巡奏箫,林水月随之吟唱……

张巡将碧玉箫送给她……(闪回完)

林水月抚摸着碧玉箫,好半天才道:我最后看看睢阳城。

147. 睢阳城墙上 黎明
张巡与林水月缓步而行。
城墙上不时有哨兵,见二人过来,皆肃立行礼,目送二人。

城外,护城河水似一条玉带绕着睢阳城,在黎明的晨光中缓缓流淌,闪着亮光。河边杨柳依依,秋风习习,吹得柳树枝条乱舞。

林水月:多美的景色啊!可惜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

张巡默然无语。

林水月缓步走上敌楼,掏出碧玉箫,见张巡也跟上来,道:我再最后吹奏一曲,你在下面听吧。

张巡走下一层,林水月举箫至唇,轻轻吹起来,仍是那首凄婉的《渭城曲》。一曲终了,林水月沉思了一下,微微一笑,扬手将碧玉箫扔了出去。

玉箫在晨光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,“叭”的一声落于湖水中。

张巡的目光随着玉箫而走,惋惜地看着它落在水里,他一扭头,却见林水月已摸出一把短剑,猛力刺在自己的胸前。

此时,东方一片灿烂的红霞,林水月白色的衣裙上霎时被鲜血染红一大片,敌楼上的林水月再也站不住,在霞光中旋了一个圈,跌落下来。

张巡悲愤地大喊一声:水月!

他疾步上前,伸双臂接住了落下来的林水月。

水月脸上已无一丝血色,双目紧闭,撒手人寰。

张巡串串热泪洒落,落在林水月那如婴儿般沉睡的宁静的脸上。

张巡的大声呼喊引得几个巡城的军士飞奔而来,看到这一幕情景,军士们都惊呆了。

张巡抱着林水月的尸身木然地缓缓走过。

军士们肃然行礼。

148. 街道 日
秋风吹得落叶飘飘,街道已空无一人。

149. 李翰居所 日
李翰正奋笔疾书,听见有人敲门,往窗外一看,张巡与另外一军士已走进院里,李翰忙迎出去。

张巡走进屋里,随手将手中的包袱扔在炕上,从书案上拿起书稿。

书稿封面上《睢阳战守录》五个大字赫然醒目。

张巡默默读着,神情肃然,猛地,他将李翰按在座上,恭敬地行了大礼。

李翰惊奇地:张中丞!

张巡:巡有一事相求于先生。

李翰忙拉起张巡:中丞有事尽管吩咐。

张巡:睢阳抗敌已九个月,满城没有一粒粮食。人相食,也已将尽。眼下所余将士不过两百人,城中百姓所余也不过几百人。睢阳城破,只在须臾之间。

李翰:我随南霁云杀回睢阳城,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

张巡:先生差矣!巡此番相求,就是此事,睢阳城人皆可死,唯先生不能死!

李翰:却是为何?

张巡:我睢阳军民抗敌之壮情,抗敌之惨烈,都在这《睢阳战守录》里,巡只求先生无论如何保住性命,日后将此文呈报圣上,好让天下人知晓我睢阳军民的耿耿忠心,烈烈战事。

张巡说着,将自己带来的包袱打开,里面是一些百姓的普通服装。

张巡:先生,从现在起,你就脱下官服,换上民服。于嵩!

站在门外的军士于嵩应声而入:中丞!

张巡:你也换上民服,即刻起,你寸步不离,和李翰一起逃出去!

于嵩迟疑:这……

张巡:十万火急,不能迟疑了。李翰和于嵩扑通跪倒:中丞!

150. 城墙上 日
叛军呼叫着,搭云梯爬上城墙。

唐军士兵使尽最后力气,与叛军一搏。

铁锤奋力拼杀,越战越勇,毙敌无数,最终力尽被杀。

郭大头手持雷万春使用过的三股钢叉,一连杀死十几个叛军,最后力尽被杀。

张巡高呼“杀贼!杀贼!”力杀数名叛军,气力渐不支,被一叛军从后面偷袭,几叛军上前按住张巡。

南霁云长枪飞舞,在十多个叛将围攻下,依然临危不乱,斩杀叛将,叛军都生惧意。

田秀荣、姚润砍杀叛军。

151. 城外刑场 日
暮云低垂,秋风悲凉。

草丛中,顺子带着玲子趴在深深的草丛中。

张巡、许远、南霁云等36名大将被押到刑场。

尹子奇黯然无语,他慢慢走到张巡面前,说:张巡,听说你每临战阵,大呼杀贼,钢牙咬碎,何至于此!是实情还是传闻?

张巡:我恨不能气吞逆贼!亲手杀了你!

尹子奇喝令手下:撬开他的嘴看看!

几个燕军连捏腮带拉下巴,用刀尖撬开张巡的嘴。

燕军士兵甲:禀大帅,张巡嘴里只有三四颗牙齿,剩下的确实没了。

尹子奇挥手,燕军士兵退下,踱步走到张巡面前:张巡,张将军,虽然你力拒本帅,杀我几万将士,但本帅爱惜你是个奇才。俗话说,识时务者为俊杰,你若降了我大燕,本帅定然重用,高官厚禄,荣华富贵。

张巡鄙弃地:呸!我张巡生为大唐人,死为大唐鬼,岂能委身事贼。

尹子奇走到南霁云面前,下意识地捂了捂眼睛,恨恨地:南霁云,你射得一

手好箭啊。

南霁云哈哈大笑:惭愧惭愧,没有在你狗头上开个透明窟窿。

尹子奇:你!杀!杀!

152. 一组镜头
唐大军进入睢阳城。

唐军攻入洛阳。

唐军攻打陈留。

大唐宫殿,唐肃宗端坐大殿,侍者在宣读诏书。

字幕(旁白):

唐至德二年(公元757年)11月,睢阳郡在被13万燕军围攻十个月后,终被攻陷,张巡、许远、南霁云、姚润等36名唐将宁死不屈,惨遭杀害。

三天后,大唐援军赶到,收复了睢阳城。

十天后,唐军收复洛阳,继而收复陈留(开封),叛军元帅尹子奇被杀。

唐肃宗下诏,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,追赠许远为荆州大都督,南霁云为开府仪同三司,后追赠扬州大都督。

153. 张巡祠院内 日

字幕:2007年,河南商丘市。

悠扬的晨钟声。

人头攒动,“福建祭拜团”“台湾祭拜团”等旗帜猎猎飘扬。

梵音阵阵。

一高僧领众人祭拜,高僧深沉地领诵:愿世间永无战争,永远和平!

众人领诵:愿世间永无战争,永远和平!

红墙黄瓦的张巡祠上空,突然飞出一大群白色的鸽子。

鸽群飞越张巡祠,飞越南城湖,飞越南城,翱翔在商丘古城的上空……

(剧终)

[作者简介]

齐鲁青,1957年生,男,汉族,山东省济阳县人。河南大学学士,高级记者,中国影视家协会会员,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影视作品若干,多部作品荣获“金鹰奖”“中国广播电视大奖”等。



李海江,中国影视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:电视连续剧《血战睢阳》中央台播出,《没有硝烟的战场》全国各省台播出,《睢阳忠烈》获全国“金三角”演出奖、河南省艺术节银牌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最佳编剧。120集电视剧《还我河山》



在新浪网连载,电视连续剧《楚汉风云》获河南省优秀长篇连续剧二等奖,小品《拔牙》全国小品大赛二等奖,电影文学剧本《南京》《卢沟桥事变》分别在《电影文学》2011年第19期、21期发表,《约会》《头雁》《街头变奏曲》《黄昏时刻》《扒死鸡》等二十余部小品在《戏剧文学》等国家级刊物发表。